

隱喻與小說中的空間想像

A Dashed Dream of Becoming a General

摘星夢碎

Metaphors, Fiction, and
the Space of Imagination

作者：魯子青

民國一〇二年八月

禾田人文出版社

摘星夢碎：隱喻與小說中的空間想像 / 魯子青作。——初版。
——高雄市：禾田人文出版：高應科大應外系專教所發行，
民102.08
面；公分
ISBN 978-986-88519-2-4(平裝)

857.63

102011268

書名：摘星夢碎：隱喻與小說中的空間想像
(A Dashed Dream of Becoming a General: Metaphors,
Fiction and the Space of Imagination)

發行者：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暨專教所

著作者：魯子青

出版者：禾田人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3巷1號1樓

聯絡電話：(07)3980591

傳真：(07)3804363

總經銷：三民書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台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印刷者：海王星數位輸出影印店

印刷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3巷1號

統一編號：08908049

初版：中華民國一〇二年八月

定價：二百元

I S B N 978-986-88519-2-4

自序

我在大學教授西洋文學十多載，一種欠缺感卻如影隨形，且隨著年紀漸長愈增強烈，每夜孤燈獨處，這種感覺更是久久不散。人家說鮭魚會回到出生地產卵而亡，我這一條老鮭魚在半百之齡也常有落葉歸根的衝動，但種種的羈絆卻讓我少有行動。

二十多年前我離開生長的台北縣至南台灣教書，其實西洋文學這個科目對我而言只是個謀職的飯碗，我實在很難感受到與古人同在的悠遊之情，做學問做到如此想必誤人子弟也不淺。

十多年前我升等成了正教授，便在當天將我早已厭倦的西洋文學資料、文獻、與參考用書，全都打包塞進了雜物箱，從此開始了我本土創作的生涯。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或許會讓我更接近「文學」一點。有一次學生在教學評量的表格上向我抗議寫道：「原來莎士比亞的作品這麼乏味，和我想像中的文學都不一樣，我真不知道在台灣學西洋文學要幹甚麼？」

我知道學生們有他們短淺的偏見，驟然接觸中古英文對他們絕對是件苦差事。但也從那一刻起我恍然意識到，我之前所謂如影隨形的欠缺感未嘗不是一種隔靴搔癢或是未能正中下懷的專業遺憾。原來我上課的文學材料與當今台灣有遙遠的時空距離，在學生面前自詡為專家的我，其實至多只是位稍微先知先覺的局外人罷了。



NLIC2971041895

然而一談到本土創作或欣賞，「文學」的感覺就回來了，那是局外的觀眾忽然跳上舞台成為演出者的參與心和喜悅感。五十多年前我出生在板橋浮州里的眷村，後來又搬到永和，這兩處有著我太多成長的回憶，自然也提供了我創作不絕的能源。那種自我實現的感覺絕不是之前發表幾篇學術論文就能比擬的。

不可諱言，台灣的外文學界除了重洋輕土，更重視知識和理論的研究，而視本土的現代文藝為旁門左道。不僅許多教授外國文學的老教授有此心態，身為學術界龍頭的國科會更是推波助瀾，因為此單位不但對學者的文藝創作嗤之以鼻，更斥之為令人玩物喪志的邪門歪道，甚至將此類著作由清單上刪除，完全不納入學術績效的考量。殊不知現在教育部學審會，都早已接受文學類的學者可以以藝文創作去補充學術著作作為申請升等的參考資料，因為創作在文學界早就被公認是實務研究中極重要的一項績效指標。

由於國科會的偏見與無知導致學者們被鼓勵去腸枯思竭小題大作，但又見樹不見林，只知拿著夜光鏡在象牙塔漆黑的地窖裡、戴上黑眼罩、玩著抓黑貓的遊戲，彼此競相寫出一些除了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生以外就再也沒有人會去翻閱的作品。學者們之所以樂此不疲，是因為他們已被國科會引導去相信，只要閱讀大眾愈覺得枯燥、乏味、難以下嚥的作品，就愈有「學術」價值。反之，愈受普羅歡迎的作品，就是通俗又兼市場導向的二流讀物。

學術與文藝之間難道就不能有和解的空間嗎？如果文藝不存，學術將何以附焉？相信五百年前莎翁所寫的劇本，最初也被羅馬的拉丁文學界叱之為粗俗、低劣、反聖潔、難登大雅之堂、又淪為方言書寫的不入流之作。如果大家都不屑提筆從事當代的文藝創作，後輩的學者們將要如何從事考證與批評的研究？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學者是：除了批判古人的作品外，自己也該創作一些作品給後代的學者批判。

因此我覺得外文學界今後要有雅量，以更開闊的心胸去和本土的文藝界相結合，彼此互不排斥、且相輔相成，這樣本土文學的研究或創作題材才會更加豁然開朗。我們學習西方科技也是以培植民族工業為著眼點，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有迎頭趕上的一天。從來也沒聽說過還有將科學分成西方科學和東方科學的道理；那為何研究西洋文學的學者就不能為本土文學的創作略盡棉薄之力？文學間的疆界有必要如此涇渭分明嗎？

其實文藝創作未嘗不是一種展演，不論中國文學系或外國文學系也有類似美術系、音樂系、或戲劇系的創作與展演性質。甚至文學創作的難度與深度常常遠勝過文學批評的論述，難怪諾貝爾文學獎從來就不曾頒發給純文學理論的論述者過。

我在筆耕十多年的歲月中，也得到過大大小小的文學獎項。但一代新人換舊人，我常注意到一些名次多次勝過我的得獎者多數是中文系的師生，甚至還有二十歲不到又非文學系的年輕新

秀。我們外文學門的專家最喜歡說，西洋小說可提供本土小說許多敘述的技巧與觀點，但這些新生桂冠們的出現，真讓我這位自詡為科班出身的老將為之汗顏。或許我走上外文領域太久，國文或國學程度已比不上那些剛出校門的年輕學子，但這絕不該是原諒自己的理由。即使諾貝爾文學獎也從不分東方或西方，文學就是文學，無須再以文化地理的概念歸類細分，替自己的怠惰找尋藉口。

其實許多音樂或美術，甚至劇場大師也未必一定要是科班出身，人的感知、性向、與才情的培養與發展豈有公式可套用以供預測的？人的天份就像是火山肚子裡休眠的岩漿，雖然終日隱遁混濁，但誰又能算準哪一天它不會被喚醒，而噴發成美麗的火焰呢？一切以平常心視之即可。

回頭審視自己十多年來陸續在報章雜誌發表的作品，想想如果能將部份文章繼續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應該是人生一大快事。感謝高雄市禾田人文出版社與台北市三民書局的贊助，這本標題為《摘星夢碎：隱喻與小說中的空間想像》的小說集終於有機會與讀者見面。

魯子青

民國一〇二年六月寫於高應大研究室

目錄

出賣與背叛	001
子夜寒芒	025
摘星夢碎	055
阮的小姑、阮的郎	091
鄉城舊事	125
杏林春暖	163
俑	199
蚵女嘉青	225
水族世界的驚異傳奇	247
著作年表	267

出賣與背叛

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出賣」與「背叛」這兩個詞的用法，但想要用一兩句話去定義出其中的差別，可還真不容易。上作文課時，後段的女生班不巧就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先要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趁機拖延時間，腦袋裡卻快速運思著該如何區隔兩者的定義。這時有學生自告奮勇的表示：「背叛只是消極的不忠實；而出賣是積極的陷害，所以出賣即是一種背叛；而背叛未必是一種出賣？」

我說這樣的定義也不全然正確，於是費力的補充說：關鍵出在主動與被動的層次，使被害人暴露在危險狀況的力度，以及互動兩人間從屬、親疏、與制約的關係。我愈解釋學生們聽得愈迷糊，最後反倒覺得這兩個詞無甚大差異通用無妨。忽然間我想到了十多年前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個「出賣」的故事，也許它能有助於使學生們分辨它與「背叛」的不同。可是這個故事涉及到老師之間的情慾世界，可能對學生不宜；但再想想，反正我下學期就要辦理退休，不說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說了。於是我開始向她們介紹故事的當事人：洪志明與楊秀君。那時候……

洪志明在高雄縣的一所國中任教已十多年了，一生求學的過程都蠻平順，為校內少數幾位擁有碩士學位的老師，所以四十五

歲不到就升到了教學組長。可惜他的太太早逝，喪偶已有兩年了。

楊秀君出身清寒，但外貌出眾為人謙和，不用靠在職進修的保障名額，就能以苦讀考上研究所，並於三十五歲那年得到了碩士學位。初識她的人對她的內在與外在嘖嘖稱羨，是位淑女型的少婦。可惜她的婚姻也不美滿，當時與丈夫已在分居中。

洪與楊都在同一所學校任教，同事至那時已近十年。由於兩人當時都處在半單身的狀態下，且雙方都沒有子女，因此兩人私下有一點男女間的交往，但全是在暗中進行。因為楊尚未取得先生的離婚同意，故法律上不宜公開。不過她對洪許下諾言，一但離了婚兩人可以立刻共組家庭。

這本來是一個很平凡無奇的故事，可是事件的發展逐漸離奇得讓人匪夷所思。我本來是這個故事的局外人，但由於是女主角的同事兼好友，所以也莫名其妙被捲入這件紛爭之中。故事的結局實在讓我扼腕嘆息，至今我仍不敢相信世間上，居然有這樣盲目、執著、又義無反顧的愛情。再此附帶一提，這個愛情故事的男主角並不是我剛才談到的洪志明。

那時候我與洪和楊都在同一所國中任教。我的年資比他們兩人還久，但至那時仍只有大學畢業的學歷。因為家庭之故，我已無數次放棄了在職進修的機會，因而一直沒有研究所的學分班資歷，所以我在學校的職等不高，不受校方的器重，連續多年來都負責帶男生放牛班，他們的秩序比妳們女生壞多了，根本管教不

動。那些年來我寅吃卯糧，每月坐領薪水，大錯不犯，督學要來評鑑的時候會勤快幾天，然後生活又回到慵懶的慣例。有人戲稱我們這一型的老師為教書匠的公務員。我算過再十多年我就可以達到領退休俸的基數了。

洪與楊兩人間的交往只有我一人知道，是楊貼心告訴我的。我本人對洪組長沒什麼壞印象，雖然其人長得並不出眾，但也不令人討厭。為人正派教學也熱心。我沒理由在秀君面前說他的壞話。不過我多次提醒她要小心，在離婚前此事萬不可曝光，對任何人都不能說，否則話一傳出去，不但傷害到對方，弄不好還會使兩人身敗名裂。秀君也知道後果的嚴重性，所以向我保證這個秘密絕不會再讓第四個人知道。

對於秀君和她分居的丈夫，我是勸離不勸合。因為秀君的婆家是那種封建式的大家庭。雖然家大業大，但裡面人際關係複雜，男尊女卑，是非與糾紛暗潮洶湧。光應付她那些叔公伯公的長輩們，就得陪小心。其中有些家族長老還有一些怪僻，又彼此勾心鬥角，秀君夾在妯娌間迎合不易，弄得左右為難，公婆與丈夫都對她不諒解。這方面秀君不想和我多談，我也不方便細問。以前我認為事情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但自從秀君的丈夫將細姨公開帶回家中以後，問題才開始加速惡化，直到秀君毅然的搬出了夫家為止。我想如果我也嫁到這種有幾個錢就高傲得不得了，又自以為是的家族裡，我也會如法炮製的。

楊與洪兩人一切本來進行的都好好的，但是在暑假前期末段考的最後一天，秀君緊急來電說要立刻和我見一面。她在電話中語氣很急迫，我知道事態嚴重，所以委託一位同事代替我去監考，自己立刻趕到學校福利社二樓的冷飲部去和她會面。當我見到秀君的時候，發現在座的還有一位女士，年紀大約四十來歲，面色凝重且不帶善意。經由介紹後我知道她姓黃。黃女士很快的開門見山這樣對我說：

「剛才我們談判過了，楊老師也答應不再和我丈夫來往。妳既然是楊老師最好的同事，今天就來請妳見證我們的協議」。

我還在一頭霧水當中。洪志明的老婆不是兩年前就過世了嗎？但這顯然是一樁婚外情的典型例子。這時黃女士繼續對我說：

「我不知道楊老師和我先生有沒有做出逾越的行爲，我目前也沒有證據。可是他們再這麼下去，感情與行爲能分開多久？體育組那邊講得多難聽妳知不知道？我不是個趕盡殺絕的女人，但下次如果他們還斷不了的話，見證人可不是妳了，而是妳們校長。」她嘆了口氣繼續說：

「妳自己也是女人，妳可要爲我說句公道話！」

我安慰了這位黃女士許久，並且保證秀君絕不會再去找她丈夫。最後我和黃女士交換了名片後，她才先行離去。

黃女士走了後，我要秀君向我解釋這個男人是誰？難道是洪

志明嗎？誰知道她回答我的第一句話就是：

「請妳轉告洪組長，叫他不要再等我了。」

「這個男人到底是不是洪志明？」我緊追不捨的問。

秀君搖著頭，看得出她的心情很壞。她接著說：

「我也不瞞著妳，就是二個月前我和妳提到的那位教練。」

我確實吃驚不小。事情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呢？她指的應該就是涂教練了。

涂教練並不是學校正式編制內的教職員，只是體育組聘請來培訓游泳校隊的臨時教練。秀君在兩個多月前，就是期中考時曾告訴過我，她那陣子一直在學游泳，涂教練不知由哪打聽到她即將與丈夫離婚的消息，有意藉機追求她，她很厭煩。當我得知此人是個已婚的男人後，聽了又好氣又好笑的說：「怎麼會有那麼厚顏無恥的人，還敢趁虛而入！」

沒想到兩個月來，他們已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我記得離開冷飲部時，我是邊走邊罵著身邊的楊，罵她怎麼這麼糊塗，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我的喧囂甚至引起了不少學生的側目，以為我和秀君老師是不是在吵架？最後彷彿記得秀君用央求的眼光請我不要再講下去了。

回到辦公室我用分機與洪志明聯絡上了，告知他今天發生的一切。誰知他的回答也令我訝然。

「謝謝妳。楊老師早就叫我不等她了，只是她一直不肯告

訴我對方是什麼樣的男人，她說隱瞞他的身分是爲了避免他受到傷害。原來這個男人是個已婚教練，沒想到他太太那麼快就找上門來了。」洪志明喪氣的繼續說道：

「電話裡講話不方便，如果妳不介意，我們可以到冷飲部碰個面」。

於是我又回到剛才談判的地方。教書十幾年來我都不曾來過福利社二樓，沒想到今天卻一天內來了兩次。

洪志明說，秀君大約在一個月前就找過他，和他談分手的事情。他自己絕沒有阻礙著她的意思，只是現在聽我這麼一說，對她選擇的這個對象無法理解。

「以前我一直要她把這件事告訴妳，也好聽聽妳的意見。可是她就是不願意。她說妳一定會罵死她的。當時我還在好奇這有什麼好罵的？她只說對方情況有一點複雜，原來是個已婚男人。她既然不和妳說，我也不方便和妳提這件事。現在想想唯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她與涂教練學游泳久了，兩人日久生情。可是對方．．．這麻煩了．．．」洪講這些話時，仍難掩一股莫名的惆悵與懊惱。

我對洪志明這個人沒有特別的看法。同事十多年和他沒講過幾次話。每次路上碰面僅是做到點頭微笑罷了。可是他知道我是秀君大學時的學姊，雖然高她許多屆，但一直是她最好的朋友，而且一直知道他與秀君交往的秘密。因此我與洪之間維持著一種

既疏離又微妙的關係。我們今天彼此交談所講的話，幾乎比我們十年來所講過的話加起來還多。不知何時洪繼續說道：

「當然兒女私情誰都不宜干涉誰。以前我追求她時，因為她尚有婚姻關係存在，我不斷被道德的壓力所譴責著。她現在反而自願去當第三者，代替我去背十字架。老天總是在人間開這種玩笑」。

當然我和洪不可能談出什麼結果出來。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秀君一直瞞著我的細節部分。此外，我現在望著這位一臉愁苦的洪志明，好像十多年來，我首次覺得有這個必要去對他多了解一點。因為他似乎越來越值得我的同情。

於是從那時起，我糊裡糊塗的被捲入了秀君的是非紛擾之中。一時間我成了各方抱怨與傾訴的對象。

黃女士就三番兩次的打電話到我家來，詢問我楊秀君和她先生是否還有來往？每到這時候，我就向她保證楊可能會一時糊塗，但不可能永遠錯下去的，希望她放心。她有一次在電話那頭，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

「我知道楊老師比我年輕，長得又比我漂亮，學歷也高，我丈夫會選擇她是很自然的事。何況他又一直嫌我沒給他生個兒子……」

我聽了她的這番話，有時晚上氣得都睡不著覺。秀君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拿到了碩士學位有什麼用？是非觀念越來越回

去了。丈夫有時半夜醒來看我還在生悶氣，常勸我：

「管這檔事幹麼？抱著看熱鬧的心態就好了，幹嘛真的心煩？」

「爲什麼不煩？我就要煩，天下就是有你們這種男人……」
我的新仇舊恨一時間泉湧而起，沒來由的朝丈夫惡罵一通。

他看我不好惹，索興翻過身不理我了。我是真的煩透了。認識秀君也將近二十年，她一直都是那麼的保守而乖巧，雖然在碩士班受的教育不免洋化，但她的思想與處世態度依然相當傳統。尤其在男女關係上，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有任何離經叛道的跡象。難道是我兩各自婚後有了家庭，彼此日益生疏了嗎？

暑假期間我常用電話追蹤著秀君，試探她的立場。首先她在我面前還有懺悔的意思，表示她也有與涂教練斷掉的決心。爲此，我特別要秀君約了涂教練和我三人見了一面。要大家把話一次說清楚，乾乾淨淨的做個了斷。

我們約在校外的一家咖啡館，因爲福利社暑假期間沒有營業，何況這種事不宜在校園裡太招搖。我以前見過涂教練，因爲學校在暑假都有對外辦理小學生的泳訓，我曾帶小孩參加過。雖然不是涂教練指導的，但我對他似曾見過，只是印象不深刻吧了。

現在這位愛情大老千，正四平八穩的坐在我的面前。我仔細端詳著他，一臉的黝黑身材健壯。我不否認他粗獷的帥氣，長得很投女人緣的樣子，確實比洪組長年輕一點但卻英俊許多，難

怪．．．但我直覺得他的眉宇間透露著一股邪氣，一看絕非正派之士，而且滿面世故舉止老練，感覺得出是屬於那種在女人堆裡身經百戰的中年男人。我是一個主觀成見很強的女人，儘管我常常在心中提醒自己不要對人未審先做判決，可是我對搞婚外情的男人，一直有著刻板的負面印象，因為我丈夫有過背叛我的紀錄，我的婚姻是由破碎的邊緣向野女人爭取回來的，所以我不可能去同情涂教練這種人。尤其他誘騙的竟然是我那位感情脆弱的學妹，使她成爲一位我所痛惡的「外面的女人」，讓大家錯誤的認爲是秀君在勾引涂背叛其妻黃女士。這時我想到我從體育組打聽來有關涂教練的消息：

「這個人手上有幾個錢，但他在外面喜歡打牌、喝花酒、玩女人、還和人合夥開過賭場樣樣都來。人品不是很好。」我記得這是體育組組長和我透露的情報。

我記得當時他還向我千萬交代，不可以說是他說的：

「他這個人還會動刀動槍的，哪一天找上我就麻煩了」。

涂教練對我正在端詳他的目光感覺很不自在，對我開始有了敵意。他本以爲這次仍是他和秀君兩人的慣常幽會，對於我這位不速之客的出現，相當的不舒服而顯得有點煩躁易怒。

我劈頭就問他說：

「嫂夫人已經找過楊老師了，你知不知道？」

他回答說知道。

「那你爲什麼還三番兩次一直纏著楊老師不放？」

他沒有回答，我也不讓他有回答的機會。可是秀君這時反而替他講起話來，弄得我氣死了：

「涂教練也不是纏著我，只是偶爾打電話過來關心一下嘛！」

這是什麼話！妳要我做豬八戒啊。我狠狠的瞪著秀君。這位糊裡糊塗的情場烈士。然後我暗示著要她把我教好的台詞唸一遍。我看秀君仍猶豫著，我乾脆生氣的拍起了桌子怒嚇道：

「妳說啊！」

秀君見我目光凌厲，終於心不甘情不願的低聲說道：

「涂先生，既然事到如今，我也不該再傷害嫂夫人。我們今後就不要再有任何後續動作了。」她講這些話的時候眼睛只是看著桌面。

她講完這些話後，我立刻補上一句：

「涂先生，你都聽清楚了吧！你今後做得到嗎？」

他忽然生氣的站起來，椅子重重的拖出一道聲響。頭也不回的走了。

我在他後面叫罵著：

「什麼東西嘛！要玩女人到酒家去玩，或回你的私人俱樂部玩！居然敢到教育單位勾引女老師！」

這時店裡開始已有人注意到我，一直往我們這邊看著。秀君